



東漢書疏卷之七

明武昌吳



漢靈帝

劉陶

盜賊疏

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



將帥皆多段頰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  
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  
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  
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  
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  
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  
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  
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  
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  
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

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  
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陳宣

字子興沛國蕭  
人諫議大夫

諫塞雒水

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

宣諫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  
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

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  
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灾豈  
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

應劭

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泰山太守

駁募鮮卑議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  
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  
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  
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  
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  
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  
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  
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

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  
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  
至玄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  
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  
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

蔡邕

字伯皆陳留人中郎

### 條上七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咎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迎氣



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真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大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  
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咎風霆灾妖  
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  
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  
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  
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  
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瞻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官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  
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歎與下同  
疾網網施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  
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  
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  
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  
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  
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喻之言下則連福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  
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  
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  
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  
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  
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



爲勞褻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

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 應詔上封事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褻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蚬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

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珰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



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  
下恐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蒼天望聖朝旣自約厲  
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  
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

上書自陳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  
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  
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  
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  
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

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  
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  
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  
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  
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  
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  
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  
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正思譴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  
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  
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  
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  
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  
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  
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没并入阬埴誠寃誠痛臣一  
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則

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

諫伐鮮卑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歆立功自効乃請  
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  
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  
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  
顔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  
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  
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



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  
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  
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文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  
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智背之癘疽方  
今隄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  
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  
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



朝爲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  
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  
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  
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  
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崖罷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  
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  
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曰可矣

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  
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



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日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

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日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傳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



筭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湏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

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對論天蚺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  
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  
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

所謂天投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湯傳曰蚺  
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  
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  
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蚺變不空  
生占不空言

陽球

字方正漁陽泉  
州人司隸校尉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  
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  
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  
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  
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  
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  
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  
消天下之謗

審忠

字公誠梁人  
郎中

上書請誅宦官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  
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  
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  
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  
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

聚會群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  
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  
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  
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及蓄財貨繕脩第舍連里  
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  
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  
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  
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恭



東漢書 卷之七  
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  
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  
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  
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  
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  
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  
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  
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  
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  
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

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  
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  
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楊賜字伯獻秉子

上靈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

夫皇極之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虺蛇穴居陰之類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

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糾

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

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殺仕於鄭欲內厲公故

宜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

左右以首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

公不覺果移於傳殺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

幾而作夫女謂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



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  
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  
景其事甚明

復諫靈帝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  
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  
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  
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  
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園觀鷹犬之執極繁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

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  
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  
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齊無鹽邑之女年  
四十行嫁不售自  
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外有二國今王之難一且山  
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殆  
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王重萬人罷極  
此二殆也社稷者伏匿於山林諛被強於左右此  
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  
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書對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  
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  
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  
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  
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  
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  
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

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

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  
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  
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  
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  
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  
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  
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



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  
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  
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  
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  
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  
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  
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  
脩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  
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

怠違翼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  
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  
悽之心哉

諫開苑囿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  
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  
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  
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  
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  
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



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

呂強

字漢盛河南城  
人中常侍

上疏陳事

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者以強爲  
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

上疏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  
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祿簿  
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

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

輟裂也以掩朝廷之

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

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

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

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垂刺稼穡荒蕪

蕪草有實

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

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

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

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



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

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

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

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

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怨曠所生也况終年積聚豈

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

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

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

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

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

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

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

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

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堊似土白

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

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君如杆民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音于屬上之化下

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  
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  
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  
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  
常侍曹節三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  
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  
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  
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  
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  
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  
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

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  
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  
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  
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  
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  
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  
路開眾怨以弭矣

### 諫靈帝

時帝多稽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  
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  
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  
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  
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  
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  
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  
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  
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  
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  
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已鏡無  
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願陛下詳思  
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

謝弼

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郎中

上封事陳得失

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

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



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  
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  
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  
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  
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  
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  
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  
下有殺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  
之名也

侵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孝和皇帝不絕  
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  
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  
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  
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  
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  
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大傅陳蕃輔  
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  
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離徒錮蕃身已



往人百何贖詩曰如其身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  
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灾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灾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  
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  
惟陛下裁其誅罰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議郎

疏抑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  
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  
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  
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  
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  
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  
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  
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  
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



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

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

陛下宜思虞舜四

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對靈帝問

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凉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爨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

安尚書郎楊贊奏爨廷辱大臣帝以問爨爨

對曰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凉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



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  
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陸康

字季寧吳人  
議郎

諫鑄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  
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曰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  
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  
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

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  
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  
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  
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塚災自生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  
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  
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盧植

字子幹涿郡  
涿人議郎

上書論禮經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

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司隸校尉

### 對誅張朔

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逃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

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



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東漢書疏卷之七



